

谢铁骊创作集

第三卷

©谢铁骊↓著／中国电影出版社／贰零零壹年／北京

谢铁骊创作集

第三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谢铁骊剧作集/谢铁骊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-106-01721-3

I. 谢… II. 谢… III. 戏剧文学-剧本-作品综
合集-中国 IV. I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4995 号

谢铁骊剧作集(一、二、三卷)

谢铁骊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.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49 插页/16 字数/ 1140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721-3/I·0291

定 价 180 元(全三卷)

目 录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第 一 卷

吹灯	1
失失斩	11
钱凤昭的转变	13
海城起义	47
李树才的下场	111
最后的考验	113
三勇士	115
不屈的人们(又名《关家屯》)	131
恩仇报	237
早春二月	257
千万不要忘记	321
海霞	421
包氏父子	479
清水湾,淡水湾	531

第 二 卷

红楼梦	607
-----------	-----

第 三 卷

古墓荒斋	1055
五鼠闹东京	1111
天网	1159
金秋桂花迟	1235
老残游记	1287
聊斋·席方平	1347
憩园	1409
有钱的感觉	1475

附 录

谢铁骊电影创作年表	1541
跋	李国民 1551

古墓荒斋

《古墓荒斋》是谢铁骊于1991年与谢逢松共同根据蒲松龄小说《聊斋志异》部分故事改编的电影剧本。

由于拍摄电影《红楼梦》投资巨大,北影厂希望拍一部能够赚钱的影片,谢铁骊就选择改编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。《聊斋志异》这部小说,是由一个个单独的故事组成的,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,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原著的原貌,无疑有一定困难。经过对原著的反复阅读,谢铁骊决定将原著中《娇娜》、《画皮》、《聂小倩》、《连锁》等几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,用一个主要人物杨于畏贯穿起来,从而解决了剧本的架构问题。

《古墓荒斋》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。由于源于荒诞的鬼怪故事,对于影片的处理,谢铁骊尽量避免了在视觉感受上“阴森恐怖”的效果,从艺术及审美上很好地表现了“人鬼情”,这正符合蒲松龄写鬼实是写人的初衷。

《古墓荒斋》的电影文学剧本,据北京电影制片厂排印本收录。

片头：

酒 楼 上

方桌上摆着几碟小菜，一壶酒。

蒲松龄(年近四十)和两位清贫的书生在对酌。

清贫书生忿忿不平地说：“我给你讲的只是其中一个考官。你老兄知道，当今哪一个考官不是无目，鼻盲，只认权势、金钱，不识文章好坏？他们不是考官，是宰杀读书人的屠夫！”

另一书生：“先生，轻点声！”

蒲松龄喝了一口酒，在沉痛地思索着。

大 路 边

挂一牌子：代写书信，听讲故事。

蒲松龄坐在长条凳上，扶着旧木桌，正在阳光下作记录。

一些老百姓围在蒲松龄周围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有的拉着老者，有的抱着小孩。

有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以上的人在讲述：“这个王生不听道士的话，怎么也不相信藏在他书房里的那个妙龄女郎会是妖怪。他赶紧回家，走到书房门口，看门倒闩着，门边的窗户也紧关着。他舔破窗户纸往里一瞧，只见那个女郎揭去了人皮，变成一个头大如斗、浑身毛刺、青脸红发、乌嘴猿牙的鬼怪，舌头一伸，足有

两尺多长……”

众人一惊。

中年妇女抱着的、拉着的小孩，同时吓得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妇女抱着怀里的小孩，拉着手中的小孩，急忙往家里跑。

蒲松龄书斋(即“聊斋”)

蒲松龄坐在书案前，一边折开竹简，一边看书信中提供的故事情节。他拿起笔，在纸上写着《连琐》、《娇娜》、《聂小倩》、《画皮》、《梅女》等标题。

与上述画面的同时，出现以下的旁白：

蒲松龄是山东淄川县人，生于明朝末年，卒于清朝康熙年间，活了七十六岁。他一生不得志，考场的失意，生活的贫困，加上他对劳动人民的接近、理解和同情，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愤懑，便成了他创作《聊斋志异》的动力。

蒲松龄借花妖狐魅的故事，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，冲击着封建礼教的束缚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，也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名著。

在以上画面和旁白之后，出现片名和职演员表。字是红色的，衬底是黑色的，在黑色的衬底里，不断闪现鬼、狐、侠、怪、精的形象。

泗水之滨 废宅书斋

门开。青年书生杨于畏送三位客人出来。

客人们向杨于畏拱手道别，然后向旷野走去。

杨于畏目送客人，见他们走远了，又将废宅书斋的大门关上。

泗水之滨 旷野

荆棘丛生，树木参天，古墓垒垒，荒草萋萋。时近黄昏，更显得阴森可怖。

三位客人在小路上行进，边走边议论着。

一位书生说：“杨兄住在这样偏僻荒凉的废宅里，他不害怕吗？”

另一位瘦瘦的书生说：“杨兄不是做过《续无鬼论》嘛，他还能怕鬼？我也做过《续无鬼论》，我就不怕。如果男鬼来了，我就和他决斗；如果女鬼来了，我就拉她同床。”说着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突然，在古柏上传来一声乌鸦鸣叫，说大话的书生不禁一惊，忙躲在另外两位朋友身后。

这时，朝远处看，在古墓边，暮色苍茫，有一影子在晃动。

说大话的书生向远处一指，惊叫道：“鬼！”

其中一位武生打扮的青年人却不理会，带头向黑影晃动处走去，那一黑影消逝了。

那两位书生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，脚步放得很轻很轻。

武生走到跟前一看，从草丛里站起来的是一位猎户，肩上还背着两张弓。

武生问道：“老乡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

猎户说：“我在这里下个夹子，想夹个狐狸什么的。”

埋在草丛里的夹子上挂着一只小鸡作诱饵，小鸡正在“吱吱”叫着。

武生又问猎户：“你还背着两张弓？”

猎户：“是的。这小弓，射狐；这大弓，射虎。”

两位书生心有余悸地站在一边听着他们说话。

武生对猎户的弓发生兴趣，问道：“你这大弓有多少斤？”

猎户从肩上取下大弓，交给武生：“你看看。”

武生接过，就想试一试这张大弓。

猎户说：“你们是秀士文人，怕是拉不动的。”

武生：“我来试试。”他发力强拉，竟拉了一个满月。

猎户惊讶，赞道：“真想不到！好臂力，好臂力！”

武生将弓还给猎户，跟另两位书生一起，与猎户告别，向前面走去。

这时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四处寂静，只有几星磷火和仍夹在铁夹里的小鸡的哀鸣声。

泗水之滨 废宅书斋

蜡烛燃烧着。

杨于畏坐在案前埋头攻读，室内一片寂静。

忽然，从远处传来一种声音。杨于畏抬头，侧耳细听：是断断续续的、似吟似唱的女人声音。

杨于畏感到奇怪，放下书，走出书斋门，寻声而去。他走到一道断墙前，停下，一脚踏在破砖堆上，透过层层夜色，使劲向远处张望，只见有数点流萤在向左右纷动。歌声依旧，却不见人影。杨生捡起一块石头，向远处投去。歌声嘎然而止，杨生听了一会儿，再无动静，便返回书斋。

古 墓 群

有一个高耸的新坟，坟脚有一个黑洞。在微弱的星光中，可见一件一件的衣物，从黑洞里抛了出来。然后，从洞里钻出一个

头发纷披、沾满泥土的人头。头一翻，是一张可怕的人脸。一个汉子从洞里钻了出来。他原来是个盗墓贼。他警惕地四处张望，见无人，然后急促地掸了掸身上的土，弯腰将衣物捡起塞入囊袋，背着便向墓地外走去……

某村矮墙

拂晓。

一只公鸡站在矮墙上引吭高歌。几只母鸡站在它的身边，也“咯咯”叫着。

突然，一只狐狸从草丛里窜过，吓得群鸡惊叫乱飞。

废宅书斋

杨于畏开门出来，沐着微明的晨光向断墙走去。他又站在断墙边，向古墓群望去，只见草丛上遗落一条彩带。他向前拾起，端详片刻，拿着彩带，向墓地寻迹走去。

杨生走着走着，忽见几只小狐狸向四面逃窜，又听草丛中有尖厉的叫声。他拨草细寻，只见猎人下的夹子上，小鸡不见了，却夹着一只又肥又大的狐狸。狐狸呻吟着，微微喘着气，已奄奄一息了。

杨生蹲下，使劲掰开夹子，将狐狸放开。狐狸拖着伤腿，一蹦一跳地往前跑了，走了不远，还回头感激地望了杨生一眼。

废宅书斋

杨于畏走向书斋门。他把拾来的彩带往窗台上一放，走入书斋，踱步，思索着。

书童提着竹编饭盒入室，看见杨生在思索，问道：“少爷，一早起来，跑到那里去了？”

杨生中断思索,笑道:“到外透一透气。”

书童往桌上放稀饭、小菜,同时说:“吃早饭吧。”

杨生坐下,食欲不振地举箸吃饭。

墓 地

猎户蹲着,一看夹子是空的,既无小鸡,也无狐狸。他将夹子拿起,见夹上还有血迹,地上也有血迹。他在琢磨着,又在四处寻找着……

书 斋 内 外

夜月当空,树影摇曳。

杨于畏在天井处踱步,思索。

歌声渐起。

杨生闻见,走向断墙,侧耳静听。

远处,又传来似歌似吟的女声:“玄夜凄风却倒吹,流萤惹草复沾帏。”声音凄切,忽然中断。

杨于畏有感于中,深情续道:“幽情苦绪何人见,翠袖单寒月上时。”

不见回音,十分寂静。

杨生返身,走入书斋,将门掩上。他刚想坐下,忽听敲门声,只见两门自开,却没有入影。杨生先是一惊,后又镇定下来,对着房门说:“我是无鬼论者,是不怕鬼的!”他坐下,取书,轻声诵读。

忽听珊珊声响。杨生向房门外望去,仍只见房门开着,未见人影。

裙角摆动,莲步过坎,进入斋中。只见下部不见全身。杨生不禁惊异。突然,下部隐去。杨生强作镇定,低头读书。忽听金

钏触桌之声，一只洁白纤细的手扶按案头。杨生顺手仰看，却不见来人的上身和头脸。杨生问道：“你既然光临寒舍，为什么不显出你的全身呢？”

女人回答的声音：“因为你才学高深，风度不凡，所以我不敢轻易见你，怕你耻笑。”

杨生心中很是高兴，一扫惊恐心态，拉她的手，请她坐下，问道：“你家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久住此地？”

无上身少女回答：“我名叫连琐，原是甘肃陇西人，跟随父亲迁到泗水那边落户。十七岁时，突然得病，不幸死亡。在这九泉荒野，孤苦伶仃，实在感到寂寞；因此，我写了两句诗，吟了好久，又接不下去。今晚，你代我续了后面两句，续得实在好，使我在九泉之下也感到高兴。”她说着话，慢慢地却显出了上身和脸面。脸上虽罩着薄纱，但也可见她的俏丽。

连琐在走动，微露双钩。

杨生注视，走近连琐，撩起裙边，见两只鞋上只有一条紫带。杨生走向窗台，取另一条紫带，交给连琐说：“这是不是你的？”

连琐：“这是我前天晚上丢的。你从那里捡到？”

杨生不作回答，蹲下，说道：“来，让我给你系上。”他系好站起，拉连琐坐在案前；他坐在她的对面，使劲望着连琐。

杨生越看越动情，将连琐拉到床边，抱她，想和她同欢。

连琐推开杨生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是一个夜间出没的鬼魂，同活人不能相比，要是和你幽会，要折你的寿数的，我实在不忍心祸害你呀！”

杨生只好罢手。

连琐含情微笑着走向书案，看案上放着诗笺，又随手翻着堆在案头的书。她突然发现一本《连昌宫词》，爱惜地握在手中，感慨说：“我活着的时候，最爱读这本书，今日看见，仿佛在梦中一

样!”

杨生见她爱书如此,心里十分高兴,忙问:“你平素也爱读诗?”



连锁:“人不读诗,一定会变成俗人。”

杨于畏觅得知音,不禁拍手赞道:“说得太好了!”又问:“你生前有知音男友吗?”

连锁叹了一口气说:“多年禁锢绣楼深闺,那里能见得生人呢!”

泗水彼岸 连锁故宅

一座颇为豪华的庄园。

一个大丫头和两个小丫头,有端着盆的,有拿着扫帚拂尘的,有提着桶的,排队走上绣楼。

大丫头掀开绣帘,绣帘散出尘土。她打开铜锁,对两个小丫

头说：“你们进去吧。”

两个小丫头哆嗦着，后退：“我，我不敢……！”

大丫头斥道：“真是没有用的东西！”说着，她拿着扫帚、拂尘先进去了。

这是连锁生前的卧室，灰尘厚积，蛛网横张。一幅绫裱的连锁画像，挂在壁上，已模糊难认。大丫头望见这一切，呆站着，也有几分害怕。她镇定一下，对两个小丫头说：“快把床罩揭起来，拿出去抖抖。”

两个小丫头去揭床罩，照样扬起灰尘。

大丫头用拂尘去扫连锁的画像，同时对两个小丫头说：“后天就是小姐的忌日了。小姐叫连锁，是一个很漂亮、很和善的姑娘，你们来的头一年她就死了。”这时，她已掸去画像上的灰尘，现出了极似连锁的画像。

两只耗子从连锁生前盖过的被窝里窜出，两个小丫头吓得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！”

书斋门外

夜，星光闪烁。

静静的旷野。

书童敲门，无人答应，只听屋里有琴声和嘻笑声。他再敲，依旧是无人开门。

室内，杨生坐在一边，正悉心望着、听着连锁在一边抚琴。

书童走到断墙处，往里看见屋里的灯光和一男一女的人影，感到惊奇，便越墙而入，走进杨生书房。

连锁望见生人入室，突然隐去。

杨生一见连锁隐去了，便责怪书童：“你怎么这样莽撞，不敲门就进来了？”

书童低头答道：“我敲了半天，你们也听不见。”他又抬头，在房中扫视，寻找什么。

杨生问道：“你方才看见什么了？”

书童摇了摇头，支吾道：“我，没，没看见什么……”

杨生又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书童：“老太爷病了。”

杨生：“什么病？”

书童：“今天，侯员外家的人来逼债，老太爷和他们争吵了几句，给气病了，请少爷回去看看。”

杨生：“好吧，你先回去。”

书童这里瞧瞧，那里看看，慢慢地退出书斋，又从断墙出去。

室内，连锁复又出现。她取下金钗和玉镯，交给杨生说：“你把这东西拿去，把那侯家的债还了。”

杨生拒接：“我怎么好要你这样贵重的东西呢？”

连锁：“这是我的陪葬之物，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场，你拿去吧。”她强塞给杨生。

杨生拿着金钗和玉镯，感激地望着连锁。

连 琐 故 宅

楼上那间绣房已打扫干净，摆着香烛果供。

连锁父母在几个丫头陪同下，走进绣房，然后，焚香烧纸，在连锁灵像前祭奠。

老妇人满脸泪痕，凄厉地哭喊：“我的琐儿……”

老员外默哀着。

书 斋

清晨。书童在屋中擦窗抹桌，做清洁工作。